

《白衣人——新加坡执政党背后的故事》序

李光耀

我阅读了麦克斯·哈斯丁（Max Hastings）对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最后一年的人的动人描述。这位英国记者和历史学家可以接触到英国、美国、俄罗斯和德国的档案及其他书面纪录。根据军事纪录和同退伍军人的访问，他的记述涵盖了参战各方。

当时的总理吴作栋告诉我，新加坡报业控股正在撰写一本关于人民行动党的书，我告诉他报业控股应该把它写成新加坡的故事，呈现政治斗争中各方的看法。如果它包含所有意见——不论是支持或反对行动党，将成为引人入胜的读物。他向当时的报业控股英文/马来文报集团总编辑张业成建议，他们应该组成一支写作和研究小组，采访行动党的对手、阅读行动党领导人和反对党人的口述历史，来陈述造就今天的新加坡的事件。

这本书是报业控股这个小组经过5年的研究和采访的结果，由叶添博、林耀辉和梁荣锦执笔。报业控股把初稿给我看，让我提出意见。我指出一些我觉得是事实的错误，但叫他们接受或只记述我的不同回忆。这是他们的书，不是行动党的书。

林清祥与方壮璧的会晤

行动党秘书处提供了党的文件和纪录。斗争的各方都能够叙述各自的看法。报业控股的小组采访了许多还活着的参与者，并阅读他们和已经逝世的参与者的口述历史。

在写序时，我向内部安全局了解，是否可以透露后来因为左翼活动被捕的前行动党立法议员林清祥，曾密会我称为“the Plen”（马共全权代表）的主要地下共产党领袖方壮璧。内安局表示同意。林清祥于1984年告诉内安局，他在19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之间，三次同方壮璧会晤，其中一次是在1961年行动党分裂的时候。

林清祥对会面的确实日期和地点语焉不详。然而，根据内安局所得到的信息，两人是于1961年7月16日，也就是拥有51个席位的立法议会提出关键的信任动议的5天前，在汤申路上段七条石半的一间隐蔽亚答屋秘密会面。十三名持不同意见的行动党立法议员选择不投票，行动党结果以27票支持、8票反对和16票弃权保住政权。

在另一个经过佐证的1964年的陈述，方壮璧目前还活着的前女友，透露她有一晚驾车载着方壮璧在杜尼安路行驶，然后接林清祥上车，载他们前往加冷公园会谈。她没有提供会谈的确实日期，但内安局估计是在1959年底和1960初间。

这些揭露显示，林清祥虽然否认是共产党人，却的确同地下共产党人有接触，并同支持共产党的左翼行动党立法议员合作，尝试在1961年推翻行动党政府。如果他当时成功了，新加坡的前途将会很不一样。

作者为自50年代，一班从英国回来的学生构思了一个新社会主义政党后发生的事件，描绘了完整的画面。我和我太太觉得前面几章非常吸引人。它们重现了行动党所陷入的那些身死攸关局势的紧张和惊险。可惜的是，因为拖得太久，一些关键的参与者已经过世，还活着的记忆并没有那么清晰。如果研究工作早10年完成，故事会更加扣人心弦。

不同意杜进才和王邦文的说法

当时，我只能猜测对手在考虑和计划什么行动来摧毁我们。书里的许多记述是我首次读到的。他们可能没有透露一切，也可能为了后世而粉饰他们的说法。无论如何，他们的回忆为记述增添了色彩。我指出了一些事实的错误，但却告诉作者自行决定谁比较可靠。最终的版本是他们的书，他们得运用他们的编

辑权利。

我不同意前内阁部长杜进才和王邦文的说法，即1959年大选后的一个中央执委会会议，就总理人选进行投票。他们不必不相信杜进才和王邦文的话，只需指出根据我的回忆，并没有这样的表决，而且杜进才在1961年，当他的记忆比较清晰时给我写过信。我向是行动党主席的他提出要辞去总理一职。他回答说我在1959年有中央执委会的一致支持担任总理。

我清楚的记得1955至1975的早年时期。一系列紧张和惊心动魄的危机在我的脑海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那些是为了生存的斗争。第一场战斗的对手是可畏的共产党统一阵线（Communist United Front），他们得到一个时常躲在暗处，并不时给他们指示的残酷地下组织的支持。

接着，我们发现自己被巫统（UMNO）的马来极端分子伏击。他们无视于我们所同意，确保我们是享有全部权利的马来西亚联邦公民的宪法，执意实行马来人至上的统治。我们发起了一个泛马来西亚运动，倡导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来对抗他们的马来人的马来西亚。马来人和非马来人的紧张关系变得一触即发。当时的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告诉我，他要新加坡脱离联邦，不然便会出现流血事件。我们分家并面对一直依赖马来亚为腹地的新加坡经济，在独立后必须能够求存的严峻挑战。

人们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这是报业控股尝试集合所有资源，涵盖所有反对行动党的人的意见的努力。他们甚至采访那些躲入地下，加入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目前居住在泰国南部“和平村”的行动党立法议员。

治理工作已变得更复杂

在我们还未解决独立后的新加坡的生存问题时，

英国政府在1967年宣布撤退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的全部军队，新加坡也包括在内。我们克服了因军事开销而丧失的20%国内生产总值，和支援或为军队服务的超过5万个本地工作的逆境。下一个震撼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因为埃及军队攻打以色列并渡过苏伊士运河，阿拉伯石油输出国便禁止向美国和欧洲售卖石油。石油的价格飙升四倍。我们虽面对高通货膨胀却没有大量失业的问题，也安然渡过难关。

之后，是建设世界级基础设施、吸引投资以制造就业、和改善工人和他们的子女的教育艰辛工作。我们必须让每个人学习英文以便有共同的语言。不过，所有人也必须学习各自的母语，以保留他们的自尊和避免丧失自身的文化。

我最后的工作是确保有同样能干和诚实的继承人来接老前辈领导人的棒子。治理新加坡的工作已经变得更复杂。他们必须维持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管理一个更复杂的经济、和继续确保不同种族间的社会公正。这些刻苦的努力并没有成为新闻。

这个不同势力斗争并造就今天的新加坡的记述，会吸引这代和后代的新加坡人。新加坡走过了崎岖的道路才成为发达国家。在最后一章，作者们展望新加坡的未来和提出自身的看法。我不一定同意他们对未来的预测。

编按：这是内阁资政李光耀为新加坡报业控股出版的《白衣人——新加坡执政党背后的故事》（Men in White: The Untold Story of Singapore's Ruling Political Party）一书所写的序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叶琦保译

言论、天下事稿约

《言论》、《天下事》版欢迎读者来论
来稿请电邮：zbyanlun@sph.com.sg，
或传真：63198127，或邮寄至《联合早报》言论组。

思维空间

●贺艾林

新加坡人的忧患意识何在？

对

热点话题

●凌庆荣

这些年来一再发生的英文翻译华文的笑话，所折射